

經史百家雜鈔

冊六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游俠列傳

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旣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旣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旣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二子。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

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鄢。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入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驛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

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驢。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

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閩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

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鞮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檀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鞮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

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

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田光薦荆軻見燕丹。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軻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悉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向太子之遣往

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己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入秦〕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長約無窮時。乃退出。

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一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

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廢。〕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閔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操于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侯貴盛。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一

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罷黜。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嘗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以上武安爲丞相鼎盛魏其日疏〕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子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

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以上灌夫因破吳軍知名〕
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以上灌夫歷官及兩次失職家居〕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以上灌夫富豪及失勢後與魏其相得。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以上武安飲魏其家。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

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闕。遂止俱解。〔以上灌夫與武安構衅〕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斂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咭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以上灌夫罵坐〕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甯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

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以上魏其出救灌夫。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甯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以上魏其武安廷辯〕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以上灌夫族誅魏其弃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有魏其時。不直

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筭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路驕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
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
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閎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
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
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
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
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
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
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
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
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

韋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

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

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朝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士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意北驟難覓其鍼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一以上爲郎侍中。一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曰。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

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以上受遺詔。輔幼主。」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稽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二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義須顙。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上輔孝昭帝。」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閼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以上誅上官。桑。丁。燕王。

蓋主。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以上光迎立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

劍劍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以上光議廢昌邑王賀。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史文學光祿

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辛。臣夏侯勝。大中大
夫臣德。臣仰。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
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
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
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
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
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
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
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
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
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二太牢。
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
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
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
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
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

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以上羣臣於太后前宣讀奏書。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以上王賀歸昌邑。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己。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以上立宣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

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樽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以上光晚年門第之盛〕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塗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細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以上霍氏之驕侈〕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

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
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
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
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
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騎
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
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奪霍氏之
權。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
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
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
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
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
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
天子骨肉。貴正官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
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嘯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
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
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以上霍氏怨望私相計議〕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取。下捕之。第中鼠暴

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誅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誅。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以上霍氏之誅〕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

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以上賈徐福。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

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上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

上景帝時爲上郡上谷隴西等六郡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覘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類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闌斂。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以上爲匈奴所

擒屏居藍田南山。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爲右北平太守。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入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帝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以上從衛青出定襄與張騫出右北平兩次當匈奴無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以上雜序廣生平〕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衛霍出擊匈奴失道後期。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以上廣不肯對簿。自剄。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

擊媯。媯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以上廣之子孫〕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以上陵居酒泉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以上詔陵至浚稽山，詔博德至西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以上陵以步兵五千與匈奴三萬騎戰。屢勝。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二千

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沉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以上陵軍敗降匈奴〕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輒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

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以上漢誅陵家屬。陵在匈奴貴用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

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以上在立政招陵〕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二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

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以上武使匈奴〕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煇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以上緱王虞常之變〕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以上衛律勸武降〕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沙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以上海上牧羊〕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

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以上李陵勸武降。〕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歃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

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駭，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以上匈奴許歸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以上武還漢〕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

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以上武晚年事〕甘露二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以上麒麟閣圖象〕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上守京兆尹〕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楮。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楮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鈞箝。及得

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以上爲潁川太守〕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北尹。滿歲爲真。〔以上虛敘歷官〕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臬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日。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以上敘廣漢之精能〕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北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

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以上治京兆實蹟〕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蠱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以上敘侵犯霍氏因及其致敗之由〕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

騎士屯霸上。不詰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臣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酌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謹答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以上廣漢迫脅魏丞相獲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元。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以上爲市吏〕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以上受知於田延年。歷官督郵尉令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

大豪鄉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上爲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輪掌畜官。使斫莖。責以負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以上爲右扶風〕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二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

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以上因父而得顯賞〕遷淮陽太守。治其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以上爲潁川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

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頸。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鑿治視。厚復其家。以上虛敘延壽爲吏以禮服人。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以上爲東郡太守。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

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以上爲左馮翊〕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紬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馘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吡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籜。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

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以上延壽與蕭望之之互考獲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二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襲。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

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以上敞歷官至太守。一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闕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

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以上諫霍氏事〕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以上自請治郡國〕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二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歎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其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一以上爲膠東相。一。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曾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日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濫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

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以上爲京兆尹〕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窰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詰闕上卽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

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以上敞獲罪亡命及復起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創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以上爲冀州刺史及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

疆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以上家屬〕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如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上歷官至槐里美陽令〕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

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以上爲安定太守。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珣。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以上兩免官。復爲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

已迺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母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伯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以上爲東平相〕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長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

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衛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以上爲司隸校尉劾匡衡等〕會南山羣盜。儼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

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一以上爲京兆尹。旋免。一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住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

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閔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入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以上上公乘與訟尊之寃。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險。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以上爲東郡太守保河隄〕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更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以上毀石顯著節〕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以上爲京兆尹獲罪〕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

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一以上紀其妻子之語。一。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悉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曰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嬖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蕭望之傳

後漢書班超傳 臧洪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二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祁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鬪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瀘。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以上三王孫答書〕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

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爲渭城令冤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洒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

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爲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

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以上廷辱張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閭。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

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北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

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絲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東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

之醕。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鶻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一以上疏請進賢求
言譏切王氏心。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二統。封孔子
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
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
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
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
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
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二統。滅天道。是以
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所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
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
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所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
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
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
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
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
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

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疏請封仲尼子孫。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邱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以上終敘漢封仲尼子孫爲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

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敞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第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以上徵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

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尹。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北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

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減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

漢但令辜人出財減辜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辜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早衣二十餘年。嘗聞辜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貲。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

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孫廢昏〕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輔匈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

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鉤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二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減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僇。靡有後言。以上因繇延壽之劾奏而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

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窰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

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以上受遺輔元帝。與高顯恭三人相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乘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臬。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一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

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蟪等待詔。以行污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今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劾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以上〕因鄭朋華龍誣告下獄免官。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

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斂鳩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因子伋訟前事下獄自殺。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

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鄂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濬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二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

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頓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取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

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

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以破虜使於鄯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撫于寘王。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關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

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果復留疏勒〕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

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僮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以上具疏請兵平西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數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譏。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以上招慰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勸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以上殺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

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傲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以上破龜茲等降莎車工〕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堅守拒退月氏兵〕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略一結束〕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二國。卽欲改過向善。

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子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以上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

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功封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日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

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大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白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日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以上疏請還朝〕超素有胸脅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二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

我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二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追敘交代事並及子孫〕

後漢書臧洪傳〔三國志洪傳載洪答陳琳書詞稍繁冗後漢書刪節甚當故錄之〕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瓚。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昱等進兵。連戰二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爲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臧昱〕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邱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

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烈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伋。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伋。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颯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祭禱羣神。

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以上爲青州刺史〕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以上未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福心。麤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茲楛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

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由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

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以上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

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愾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

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以上〕由劉表歸曹公。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恆典之。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祭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以上〕以典章文學見任。〕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

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威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以上因粲而兼敘徐陳阮應劉。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之書〕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合曹植乃爲七人。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邯鄲淳至荀緯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敘邯鄲淳至吳質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以上亮微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
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
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
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
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
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
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
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以上隆中答先主之問。」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以上荊州破後，隨先主奔夏口。一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

曹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上說孫權并力拒曹〕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上鎮荊州平成都〕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

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勛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位。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輔幼主〕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以上和吳平南〕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

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此處有闕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以上北伐上出師表〕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二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上街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鹹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以上三出師。破王雙。郭淮。張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竟。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以上卒軍中。〕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

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

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

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

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

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

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

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

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

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

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

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

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

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九 五 中華書局聚

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二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器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甯。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以上陳壽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

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縣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女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敘亮子孫著一家忠節〕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徒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瞻並及董樊〕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

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九終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陳太邱碑 胡公碑銘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貞節先生范史

雲碑 袁滿來墓碑

韓愈曹成王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試大

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贈太尉許國

公神道碑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清邊郡

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國

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尚書庫部郎中

鄭君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檢校尚書

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

石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

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

墓誌銘 女孥擴銘 贈太傅董公行狀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

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毛穎傳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二十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以上學行高遠〕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以上多士翕附〕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甯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

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摺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驥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

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二。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槨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俛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醕德。爲士作程。資始旣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

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遭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弊。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

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曰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睿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傳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網繆樞極。忠亮唯允。簡

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岳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耄耋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甯五年二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彿舊土。休績不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

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變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毳服艾輔。駱車雕駢。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日甞。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絃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俛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邁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鑿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

戍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紕。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網緝。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接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空。敬敷五品。宣洽人倫。變和化理。股肱

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甯。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絳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北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於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邁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棊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

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嚮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巖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

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旣苗而不穗。凋頌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闕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取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以上奉母走蜀從君〕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劔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温州〕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首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成。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

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喪母三事。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贏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曠鋒蔡山踣之，剡斬之黃梅，大轅長平，錢廣濟，撤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蹴汧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楛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於帥荆襄事略之。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

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鏑將。潛。皆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以上總敘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又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齷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

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以上敘弔賻雜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鉅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胃腎。神施鬼設。閱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採摭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以上敘其人與詩〕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閱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以上上科第官階〕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艷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以上死葬私諡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女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補敘子世簡〕銘曰。書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珍做宋版印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以上著作之多。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縣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絳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上居家居官。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以上家世。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以上知音。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

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擢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日載妻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

及家世。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羸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杜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跡。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轉覺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
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
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
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
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
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遇害〕事聞。天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
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
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
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
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
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
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
色。〔以上內行〕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
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
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家世〕銘
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閭。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十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敘許公所以

得鎮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燻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撤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士有一年。莫敢有譴。嗷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鄆〕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拒蔡拒鄆〕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

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
〔以上平鄆〕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
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
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
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二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
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
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
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以上入京〕
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
以長慶二年十一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
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
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二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
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歸里
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閑。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
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
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
總敘帥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

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以上子第同秉節鉞〕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敘瑣事〕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將得其人。衆乃一愾。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兩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踈。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閩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

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為校書郎。自京北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北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獸。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北。事以辦治。京北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師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自京北司錄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道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為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禁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

當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以上卒葬子〕文。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

苦務記覽爲詞章。沈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數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實。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日。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願以柳易播〕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

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以上家世」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

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
 〔以上辭親從君〕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
 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
 州。功勞居多。二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
 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
 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
 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
 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二
 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以上歷敘功績官階〕公結髮從
 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獻歆感發。乘機應會。捷
 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闕言。〔以
 上總敘其賢〕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
 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
 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
 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
 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歿。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
 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
 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以

上敘家事一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禱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會孫諱誦。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以上先世。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以上略敘文公晚節。諡法一。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

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
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以負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
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以上歷官京師〕時天子以爲宰
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
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
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
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
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二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
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上爲宰相及在山南河南〕以疾求
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
卽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
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以上卒葬〕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
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
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旣貫
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
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
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

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佻餘。〔以上節敘數大事〕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大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

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以上先世〕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以上總敘歷官及卒葬〕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以上科名〕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以上佐

昭義軍。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茲易險賢。不肯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以上爲府佐郎官。守令司業。各得其道。公一兄二弟。常羣庠。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以上兄弟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

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以上先世〕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入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激絕。〔以上歷官〕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以上經略容桂〕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旣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己致。旣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以上先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卒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由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

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以上性情治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章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章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一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以上歷官中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二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民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

〔以上服闋後爲中書舍人江西觀察〕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以上卒葬〕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其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以上歷官賢聲〕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以上總敘治行文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洵。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

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珍做宋版印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以上先世。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歛。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甯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閒。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以上從楊琳曲環。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以上守陳州爲陳州刺史司馬。上官說死。拜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以上爲陳州節度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日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卹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以上得罪還京及卒葬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以上妻子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

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叩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以上強諫盧從史而還洛。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固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以上爲盧從史所誣奏得罪以死。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

於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
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
聞。君棄去。遂敗。〔以上敘歷官。至在昭義軍。著所以事。盧從史之由。〕
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
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
葬。舅姑北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
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以上祖父妻
子。〕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
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
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
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
〔以上先世。〕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
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
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

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允。闕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以上出處仕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以上妻子卒葬〕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虛。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虛。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虛。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白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

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以上明二經及死時事。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以上在太學之久。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焜。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以上祖父妻子。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雖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

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允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是而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以上述張劉氏語〕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沐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以上科第官階〕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沐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沐也。〔以上卒葬祖父妻子〕是爲銘。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所承守不失其初。

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二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

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劬。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閨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愈女孥壙銘

女孥。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孥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斂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孥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孥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二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以上科第歷官〕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以上副使回紇〕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

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以上再敘歷官。出兵破朱滔。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

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以上說李懷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止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以上爲宰相〕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上以東都留守

授節度汴州之任。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淩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以上速入汴州不以兵衛。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以上罷庭廡弓劍之士。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

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以上治汴條佐效驗〕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邪。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以上薨汴〕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文。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遺德及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

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珍做宋版印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二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忘。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貴。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爇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我。我卽去。遂踰嶺。隕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二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傲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

世述墓文。

韓愈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巖。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閻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以上敘其致仕。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以上敘官階。而及華州刺史政蹟。十二年自

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以上嶺南節度任內善政六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以上先世及妻子兄弟銘曰。

孔世世入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

曰。朝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壙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任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朝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譙。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鬣。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

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邠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倖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

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光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承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憶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蒞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謝也挈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紘。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福宜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